

琴台 潘國森

金庸劇憶舊

人生在世，對於周遭發生的事情、日常遇上的人物常帶有先入為主的看法，就好像《倚天屠龍記》中楊不悔的「糖人兒情意結」，生平遇到的第一個糖人兒是最好的，此後再大再好的糖人兒都無法比得上。武當七俠中的老六殷梨亭是楊不悔喜歡的第一個糖人兒，於是最終成為主角張無忌的六師嬸，化解了上一代奪妻之仇。明教光明左使楊逍半誘半迫地侵犯了武當殷六俠的未婚妻，生下了楊不悔。

金庸劇不是沒看過，只是近二十多年不看，但是遇上了也不迴避。

《射鵰英雄傳》的黃蓉算是比較容易演，年輕、貌美、活潑就大體可以。前幾年周迅演的就不成了，外形和五官勉勉強強，髮型卻完全不合格；翁美玲的黃蓉最多觀眾喜歡，但是她唸白太弱，中氣似乎甚虛，說話收音也太過短促，其為不壽之徵乎？

不停翻拍，選角最有高下，以《神鵰俠侶》為例，劉亦菲的小龍女就遠勝陳妍希太多了！真的可能是先入為主，總是認為上世紀七十年代白彪、米雪的郭靖、黃蓉最好，除了由《射鵰英雄傳》過渡到《神鵰俠侶》之外，還有是第一次追看金庸電視劇吧。

由少年演到老年，除了外形可以之外，還要相當演技。最大的難關是超齡的成年女子扮成「美少女」；女演員二十歲以後，演比自己年齡大上十多年的角色，個個都是青春常駐。

年輕扮老容易，超齡扮後生則難。日本紅星田中裕子八十年代演《阿信的故事》，當時已經接近三十歲，卻由十六歲演到五十歲。我們「本家」的潘迎紫，三十五歲才演台劇《神鵰俠侶》的小龍女。

未有金庸電視劇之前，是先有港產

金庸電影，謝賢、南紅的電影版《神鵰俠侶》上演時，南紅也是不到三十。容小意最厲害，《書劍恩仇錄》的香香公主和《射鵰英雄傳》的黃蓉都演過，已經是「女人四十一支花」的超高齡！黑白電影容易「藏拙」，到了今天高清電視的技術，四十歲「熟女」演十來歲「小妹妹」就難若登天了！

有一回忽然看到項莊叔叔及看港產金庸劇時，見《書劍恩仇錄》中乾隆皇一開口，竟然在說廣東話了，感覺很奇怪！項莊叔叔即文化界前輩董千里先生，據說是金庸「四大老友」之一。不過潘小兒與「小查詩人」雖是平輩論交，按別的人脈關係則比項莊叔叔低了一輩。

真正的乾隆皇當然不講廣東話，但是從來不認為鄭少秋演《書劍恩仇錄》的乾隆皇時這樣做有任何問題！那顯然是因為千百年來，粵籍讀書人都是用粵方言來讀古書！今人讀金庸小說也不例外。

這樣也有吃虧之處！

鄺薦元僑居馬來西亞，曾以佛理討論金庸小說，他指出《天龍八部》的主角「段譽」其實暗扣「斷慾」！此所以「小查詩人」要改新版《天龍八部》的結局！



■上世紀七十年代，米雪扮黃蓉的造型。網上圖片

發式 余亞強

這就是愛

其實我看一些電影或電視劇集，除了娛樂自己之外，還可從中有一點體會。自己比較喜歡看有關愛情及寫實的影片，當然一些有趣及逗人開心的影片也很好，但我還是喜歡選擇看了之後會得益的。

最近看了一套日本電視劇集《其實我不愛你》，劇集講述兩對夫婦結了婚後，某一天，其中一個人妻在咖啡店遇上位舊同學，而這位舊同學亦是她一直喜歡的那個人。這次見面，大家好像相逢恨晚，結果喝完咖啡後，到了時鐘旅館幹了些事情。

自此之後，他們保持緊密的關係，每當有空便在外約會，當然這種不倫的關係要不得，但相信當中他們也情不自禁甚至不能自拔，但我也相信，幹這些背叛另一半的行為，總有一天被拆破，而經過一段日子後他們給另一半發現。

雖然我不認同他們的曖昧關係，但看着他們找到了真正喜歡的人，每當約會的時候也自然流露內心的喜悅，在生活上當遇到任何事情也會跟對方分享，無論是開心或是不愉快，也徹徹底底地說出來，就好像今天這些智能電話，只要按一

下，便可以跟喜歡的人用視像對話，看着對方毫無保留的笑容，說不完的話題，也覺得很羨慕，也領會得到，只要看見對方開心的樣子，自己也便感到安慰。當然一對未婚的情侶也可以有着這種感覺，但因為這套電視劇集主要是描述婚姻以外的不良關係。

因為我也知道有很多婚姻，其實也不是真正正十分喜歡對方，只是希望到了結婚年齡，便盡快找一個比較合適的人結婚去吧，撇除他們這不應該的行為，但那種甜甜蜜蜜的感覺，看起來也很想得到這種幸福。

結果，當被另一半拆穿之後，很多問題便發生，就好像下棋一樣，下錯了一步，可能要很多不同的方法才可以修補，破鏡是否可以重圓，相信你同我也明白到，始終也有着一條裂痕，所以緣分這個東西，能夠有緣遇上另一半，而且選擇結婚的話，其實也不應該貪心，要好好維繫彼此之間的感情。

但可能今天的社會太容易遇上一些陌生的人發生關係，這也是一種悲哀，維繫婚姻生活的美滿，相信是在這個年代一個很重要的討論話題。

生活 吳康民

一段回憶

中學時代應該在一生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小學呢，年紀太小，大學呢，太自由。所以，中學時代該是一個人青春時期最寶貴的回憶。

我的中學時代，在家鄉中度過，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度過，沒有太多美好的回憶，也沒有戀愛的經驗。雖然因為小小年紀演出吳祖光的戲劇《鳳凰城》，有一個美麗的女孩子演對手戲。但我知道並不「門當戶對」，她是縣城南門的富家小姐，我卻出生在窮書生之家。況且父親是國民黨反動政權通緝的「共匪」。雖然抗戰軍興，國共合作，先父已參加黃琪翔部隊的政工工作。但那時我也已高中畢業，徒步前往粵北的國立中山大學升讀大學去了。

大學畢業，來到香港當教書匠，戰後的高中學生，因戰爭失學而成為超齡生，與我這個二十一歲剛從大學畢業的青年年紀相若。有的高中學生甚至比我年紀大一兩年。所以有些大齡高中女生有時還拿我這個初出茅廬的年輕教師開玩笑。總之，我這位年紀小，沒有戀愛經驗的小子，便成為她們戲弄的對象。

有一位高齡女學生，對我很有好感，常來串門子。我因要扮成老成持重的樣子，總不敢越雷池一步。這個女生的父親，是在派駐香港的國營機構工作。後來工作調動，她便隨家庭到山西太原去了。不久她嫁了人，並生了一對肥肥白白的孩子，還給我寄來了照片。不過，後來她又來信哭說常被丈夫虐待。她知道我當了全國人大代表，說要在人大開會時來北京找我。我回信說，既然結婚，又生了孩子，還是盡量搞好夫妻關係為好。後來聽說她已經去世，詳情如何，就不知道了。

我的妻子，也曾是我的學生，畢業後回內地升學，後進入廣州南方影業公司工作，再經魚雁相通，終成眷屬。結婚六十三年，於前年去世。我現有三個兒女、三個孫子，最可愛的還是七歲的小孫子，現她一家與我同住，稍慰老懷。

百家廊

采拉

我們看花去

回程的航班銜接不上，得在鄭州多逗留一天。突然多出一天的閒情假日，本該雀躍，但對於不熟悉寒冷天氣的南洋人，心裡有點煩惱。雖已四次到鄭州，每次皆行色匆匆，事情辦完馬上離開。鄭州是陌生城市。這回應邀到黃帝故里祭祖，過後這城裡的朋友說，辦公室全部同事都回鄉下掃墓去了。唔，好的，我回答。沒有告訴她南洋人頓成失聯的鄭州遊客。

行走中國很方便，普通話溝通便行。問題是相識的鄭州人與我說話，我聽得懂，其他鄭州人講話，我集中精神側耳傾聽，半懂半不懂，意思是好像懂又好像不懂。倘若鄭州人和鄭州人對話，對我等同外太空語言。電子時代讓地球變成全球村。說的是懂得利用電子科技來行走天下的現代人。活在現代的人，可不全懂得現代科技的人。名為現代，對電子科技永遠迷糊不清，接不上頭的那個人也有，所以不要告訴我，上網下載當地地圖，跟着地圖去旅遊，永遠不會迷路。世界上有些人不會看地圖，其中一個就是在下本人我。

不管是不是缺點，這點讓鄭州遊客心有掛礙。對手機的運用技術半生不熟，偶有怨言，卻仍是仰賴手機微信讓我的鄭州春天某日開出美麗的花兒。抵達的下午到機場來接我的是美女小梁。這裡說的美女不是平常一般人看見女孩的稱呼，而是真正的中國美女就站在眼前，水靈靈的細嫩皮膚，媚人的單眼皮眼睛，秀氣的鼻子和薄薄的嘴唇，氣質靈秀，說話文雅，一見便生好感。一個小時的車程到了市區，車子在轉進伊河路時，路旁停着兩排葉子全掉光了的行道樹，冷蕭蕭地看着從熱帶來的海外客人，有種蒼涼寂寞的感覺在沒有葉子的枝幹間游移，車子正好在交通燈前停下，南洋人忍不住掏出手機，把極像秋天的鄭州春天景色拍了下來。

記得去年應鄭州旅遊局邀請觀光采風，回程路過鄭州，為與鄭州小小說傳媒集團簽約，留宿一晚。11月的鄭州路邊，竟是一片流光溢彩。樹上樹下，漫天飛舞的斑斕葉子染醉了遊人的眼睛。這不是第一次和梧桐樹相遇，10年前春夏初走在南京熙攘的老街上，街道旁挺拔的法國梧桐叫旅人傾倒，正好是金光閃爍的夕陽下，騎單車的人群在濃郁蒼翠的樹底下經過，漂亮和諧的鏡頭像圖畫一樣烙印在腦海裡，至今光鮮亮麗。再一次到南京，卻聽說南京政府為了興

建地鐵3號線，需得砍伐市內六百多棵老樹。為了那六百多棵梧桐樹，南京市民強烈抗議，上街示威，後來，政府在輿論重壓下，迅速收回成命，為安撫激憤的民情，就連原本計劃遷植的五千多棵老梧桐也無須搬家換位了。南京政府看重老樹的舉措，溫暖和溫柔了國內外許多居民和遊客的心。秋日裡的參天梧桐樹，在風中翻飛的葉子，把鄭州的秋天點綴得絢爛燦爛，猶如春日美景。大樹天生就散發出一種誘惑人的氣質，尤其是那不斷往上長的昂揚姿態，讓人明白奮發力求上進的姿勢有多麼好看。梧桐樹長成以後，將枝幹和葉子極力向外伸展，為樹下乘涼和騎單車經過的人們揭示「分享是一種不自私的美麗行為」作最好的典範。就這樣愛上茂密蔥鬱的梧桐樹。

春末的鄭州伊河街，兩邊排列着光禿禿的梧桐樹，另有一番冷艷風采。別奇怪以冷艷來形容。全然不見色彩，這和總是帶一絲灰的惆悵極其相似，天空下那枝幹的縫隙看得見淺淺的藍還有一點點若有似無的粉粉的綠，叫人看着感覺稍稍有些兒頹廢萎靡，恍惚間又親愛愛的什麼東西失去的痛楚那般心酸無助，微微的粉綠似乎是小小的希望和期待。這樣的矛盾之美促使我把照片貼在微信，只不過在文字裡沒有洩露心情。

歡迎來到我的城市。GG突然在微信上跳出來。還送了朵三朵紅色玫瑰花。這次是來講課嗎？若是，希望有機會能聆聽你的講座。回憶去年鄭州我在城市之光書店的讀書會講座。電子科技的好處這時又出現了。講座後我們加了微信，平時沒太多交流，各忙各的。偶爾上去朋友圈讚一個。看你發的微信，你是不是住在嵩山飯店？我的單位就在附近，隨時聽從你的召喚。感受到GG的歡快語氣。

只是見過一面的朋友呢。我提醒自己。但想要更加了解一個城市，除了閱讀歷史記載、觀光風景名勝，深入的方法是結交幾個當地的朋友。好。我爽快地回答：待活動結束後，我們見面。

鄭州的春天，我見到了本來只是在微信朋友圈裡的GG。由於中午需趕機場，對鄭州的交通情況又不熟悉，我建議就在鄰近酒店的伊河畔慢走閒逛。GG見我一路沿河為花癡迷的狀態，決定帶我到碧沙崗公園看海棠花。

下車一抬頭，便看見馮玉祥題的「碧沙崗」。這裡原是個叫白沙崗的黃土崗，常年

風沙瀟瀟，種不成莊稼。1928年春，馮玉祥為紀念北伐國民革命軍陣亡的將士，撥款20萬元，在此建立陵園，並親筆題名「碧沙崗」。「碧沙崗」懸掛在公園大門入口處，左右兩個門上還題有「碧血丹心」和「血殷黃沙」。

遊園的人紛紛從「血殷黃沙」的旁門進去，目光和腳步即刻被園中姹紫嫣紅，香氣芬芳的花樹呼喚過去。帶著相機有備而來的GG是攝影發燒友，她微信圈裡發的攝影圖片和文字是我喜歡的。既是我們的第一次相約，也是我第一次見海棠花。不僅我一人被花迷，幾乎所有在喧喧囂囂的花下漫遊的人，都在忙碌拍照。公園裡有50多個品種的5,000多棵海棠花，還有櫻花。1985年鄭州與日本浦和市結友好城市時，日本贈送的櫻花樹，每年3月底，嬌艷嫵媚的櫻花掛滿枝頭。海棠和櫻花對我都是書上的花，似曾相識，不曾見過，初次見面，便被迷惑。兩種花兒間雜種植，抬頭眺望一樹千花，重葩疊萼，花團錦簇，低頭但見滿地落英，繽紛爛漫，分不清誰是海棠，誰是櫻花。有些樹上掛着牌子，寫上花兒的名字和特性，此時此刻，陶醉在盛開花兒綻放的美麗之中，就緩一緩，暫時不計較花名吧。

鄭州市園林局為繼承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從3月12日至4月12日，主辦「花朝節暨第九屆海棠文化節」。鄭州園林文化局打算將花朝節逐漸形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雅俗共賞的文化符號，為市民獻上一場文化盛宴。海外遊人，不早不晚，就在多出一天的鄭州行，趕上了紀念百花生日的「花朝節」。

一個城市因為有朋友便有了不一樣的感情。3月的鄭州本來有點冷，幸好，有GG相約「我們看花去」，讓我把初次相遇的海棠花和櫻花的鮮美絢麗顏色和印象帶走，也把鄭州的友情溫馨帶了回來。



■海棠花 網上圖片

萃神 余似心

鑽石令癌細胞無所遁形

提到鑽石，我們多會聯想到璀璨漂亮而貴重的飾物，意想不到的鑽石竟然是偵測胃腸癌的得力助手！

最近與在香港尖端創科公司 Master Dynamic 工作的朋友聊天，他告訴我，先進的納米技術對我們的日常生活貢獻良多，當中包括透過納米鑽石來偵測癌細胞。鑽石與癌細胞上關係實在太不可思議，我於是追問詳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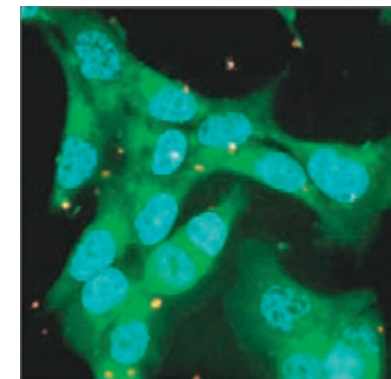
原來他們和周大福珠寶、中文大學醫學院、消化疾病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合作，利用鑽石的天然特性，透過納米技術發展出納米鑽石應用於醫療上。專家會把周大福珠寶從切割和打磨過程中所產生的鑽石塵粉，以納米精密科技製成納米鑽石。

他說某類的癌細胞尤其喜歡依附在某些荷爾蒙之上，而納米鑽石進入人體時，可與該等荷爾蒙結合並液化，當癌細胞依附在荷爾蒙時，即與納米鑽石並存，鑽石的天然螢火這時就像電筒般，把癌細胞的位置顯示出來。醫護人員透過內窺鏡，看到體內哪裡發光，即表示是壞細胞的所在位置，方便醫生為病人及早治療。

對於體內閃閃發光，朋友說並不會

傷害身體，因為天然鑽石主要成分是碳，碳原子是無毒性的故對人體無害。而納米鑽石驗癌較現時的磁力共振影像更佳，尤其是對較難檢測的胃腸癌更是一項大突破。該病首五年的存活率是百分之八十五，因此能盡早驗出並及時治療，無異是挽救生命。他又說，這技術將來亦可應用於標靶治療。

據資料顯示，胃腸癌是香港第二號殺手，二零一四年便有二千零三十四宗死亡個案，而每年新增個案多達五千宗。這納米鑽石實在是癌病者的明燈！



■內窺鏡看到的納米鑽石和癌細胞。作者提供

網人 理美美

一場值得「追思」的追思會

上期小狸寫了篇《讓「景仁榜」活起來》，說的是由於一位農民捐贈者何剛的意外離世，故宮博物院早在2010年即在其「景仁宮」設有表彰與弘揚性質的「景仁榜」，才開始為更多的人所知曉。

這件事的後續發展是，就在小狸當時寫該文的6月22日下午，故宮博物院果然踐言為這位32年前曾經捐贈過19件珍貴元代銀器的河南農民何剛舉辦了一個隆重的追思會，儘管當時的北京城雨聲隆隆，風聲大作。

而且，這個追思會之隆重顯然是經過精心準備的。首先是會場選在建福宮花園敬勝齋，這裡不僅是帝后們休憩娛樂的「宮廷之秘」，也是帝王們「研食宵衣」的勤政之所，其「追思」給一個河南省商水縣村民何剛的巨大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其次，這個追思會內容充實，程序穩健，不愧是故宮博物院的修為。

現場可見中列的長條大几案上早已陳列好何剛所捐贈的大部分珍貴文物，並有專家一一作詳細生動的講解；此外，還有何剛的兒子何俊清、當年陪同何剛捐贈文物的村支書劉紅恩、從何剛手中接過文物的原物管理處處長梁金生，以及國家文物局、故宮博物院等機構的相關人士，紛紛回顧起當年捐贈文物的點點滴滴，現

場氣氛十分熱烈感人。

更主要的一點是，這個追思會開得十分具有含金量，如繼上次小狸在文章中披露過的故宮博物院曾分別於2003年和2006年，兩次共向畢生拮据的捐贈者何剛「生活補助」10萬元之後，在這次追思會上，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說，對於不久前於某工地打工時不幸遇難的何剛，他們還要向其家屬再「困難補助」10萬元。

同時，單院長還鄭重承諾，剛剛因料理父親後事而失去原工作的何剛之子何俊清的新工作，也將聯繫當地有關部門予以妥善解決。單院長如此明快務實，故宮博物院如此善待文物捐贈者，令人感動。何俊清說，「父親當年將文物捐出去，我們全家從來沒有後悔過，我們一直都感到十分光榮！」如果現在再挖出來什麼寶貝，我還要像父親那樣一樣不留地交給國家。」

這真是一場別開生面、求真務實、效應周全的追思會，這真是一場值得「追思」的追思會。單霽翔院長還強調說：「目前我們國家的捐贈制度還很不具體，很不完善，政府應該對文物捐贈者出台政策予以獎勵，並在捐贈者遇到生活困難時給予幫助，這方面的獎勵機制和相關政策應快出台愈好。」

聲聲在耳，的確值得「追思」。

昨日 陶然

到了北京的年底，天氣逐漸變冷，都說冬天來到了，這對於我們幾個從赤道過來的歸僑學生來說，絕對是前所未見的新鮮事物。以前我只是從照片上，或從電影中看過冬天景象，從沒有見過實物。那時年輕，好像也不怕冷，可能是脂肪多吧？

有一天傍晚，我們幾個正在集體宿舍前閒聊，突然，事前毫無徵兆，或許是我們毫無經驗，從天上飄落一片雪花，鵝毛絨似的，飄到我們身上。正自納悶，有人喊了一聲，下雪了！但見那雪花愈下愈密，生平第一次見到雪，那種興奮心情，就別提了。

但室外畢竟不能多呆，終究要回到室內；大家沉浸在雪夜氛圍中，激動得一夜無話。次日醒來，但見樹枝、屋簷、視窗，甚至地面上，全都茫茫白雪覆蓋。下雪天，我認定很冷，其實不然了，溶雪時才真的冷。但這也要到後來才體會到了的。後來，在北京生活了十三年半，每年一度的

季節輪迴，經歷春夏秋冬的變換，慢慢也就習慣了。有一年，三月八日婦女節吧，一場大雪從天而降，下得很大很大，一腳踩下去，那雪幾乎去小腿上。這場春雪，令我印象很深。同樣印象深刻的，是那年在烏魯木齊，當時我即將回北京，奔赴香港，女友送我到火車站，心中悲涼，雪下得很大，在雪地上行走，雪花不斷飄落頭上、肩上，滑落。但都渾然不覺，只感到無處話淒涼。

那時，公共交通工具並不暢通，行駛時間有限，又沒有的士這一說，需擔心的事情不少。繞了幾圈，即使萬般不捨，時間一到，也終於還是要上火車。汽笛長鳴，預示着即將開車，我見到她站在月台上，原本向着我的身子，迅速扭轉，背對着我，我只望見她圍着藍底白點的頭巾，火車慢慢駛走，加速，終於不見了。

後來，我突然想起《復活》，根據托爾斯泰同名小說改編的蘇聯黑白電影，其中一個場景，就是女主角瑪絲洛娃追着男主角赫赫羅道夫遠去的火車的鏡頭，似曾相識。但在當時，

腦子裡一片空白，沒有什麼念頭。

但在北京過春節，別有風味。在六中時，北京同學都回家放寒假了，學校團總支書記、輔導員伍老師見我們無家可歸，便從學校伙食處取回我們分內的糧票，領我們這些歸僑學生，到他家包餃子過春節。他家是一座四合院裡的兩間房，我們爬上院子裡的老棗樹，去摘棗吃。大家圍爐過年，其樂融融，頓時忘卻離家的憂傷。之後，我們還去逛廠甸的花市，背了一大串糖葫蘆回學校。當離開了六中，彼此不通音訊；後來，「文革」爆發，到處動亂。突然消息傳來，六中發現「反黨小集團」，以汪姓女書記為首，伍老師也是其中骨幹。伍老師講課講的是哲學，至於他後來如何，我也不清楚；斷斷罪名大概是莫須有吧。



■棗 網上圖片